



四 五 赤  
議 碑 全

物 文

議 辯 碑  
五

16  
245  
5





會同  
印攻

和16  
24  
丸

唐柳河東集卷弟四

明馮李蔣之翹輯注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降命去之出  
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不降命去之  
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  
穀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  
而弗食故使處原然子厚之所以議  
之者蓋以唐自德宗懿文朱泚賊故  
乃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官者主  
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  
柄下遷政在官人其視晉文公問原  
守於寺人尤甚矣故此議雖曰論晉



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官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則子厚之先見至是驗矣○終篇看其反覆激昂一節緊一節而意如貫珠詞如繁露又特粘定不致字字經思近二句作網領謝枋得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茅坤曰精悍謹嚴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以

界稍衰

穀音李鞮音低史記或作履鞮或作鞮鞮注云穀鞮也衰初危切○寺人

內小臣也即今之宦者穀鞮寺人名稍衰晉大夫也余謂守原政之大

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宣謀

及媒近以忝王命媒音薛○虞集曰先說事

力有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

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

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

是滋矣衰之賢一句句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

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

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

言議或作謀議豎音樹○時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狐偃為晉謀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中軍狐偃將上軍先軫佐下軍事見左傳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



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王十一本齊桓公立

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公從之

自仲用而齊以大治及桓公四十二年管仲

病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問誰可相仲

歷數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自是

因內寵殺羣吏檀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

以觀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

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王則大以力則疆以

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

哉左傳僖二十八年周襄王命晉侯為侯

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狄

王其後景監得以相得鞅鞅於亮切○史記

景監秦孝公之寵

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

相公痤其後去魏之秦因景監以見孝公凡

一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之說

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若可與語矣鞅遂

用於弘石得以殺望之漢書宦官弘恭石顯

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等建白以為中

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安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誤之者晉文公

也誤一作設○閔如霖曰說到晉文誤後世

可處雖似深文然亦見人君一舉一動毫不

其責者深一節議論嗚呼得賢臣以守

木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失

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



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

春秋許世子止稍盾之義盾徒本切○左傳宣公二年稍穿攻

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稍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宣子名也昭公十九

年許悼公疾三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之顧充曰步驟

嚴謹得韓之奇未一結筆力尤高

駁復讎議駁音劍○徐元慶復讎事見本唐史李友傳載左拾遺

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間墓時韓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云

云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立論既就駁駁得倒但韓之言純柳之言

銳固未可漫致優劣唐順之曰此等文字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理精而文

工左氏國語之流也歸有光曰子昂此議却於大綱上說道理亦不可少子厚引禮以折其非特為元慶辨寬地耳所謂律設大法理順人情又不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

爽為縣吏稍師韞所殺邳音圭○師韞卒能

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

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

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臣竊獨過之時議者以元慶奉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成



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奉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禮刑一本治○唐順之日以其首鼠兩端之說最有意見大根源處且謂誅旌不得金破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益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勸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

可乎贖音讀○說文贖持也左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窮理本情一語說得細嚮使刺讞其誠偽攷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讞更列免戰詔蹇三反○讞議罪也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束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額號不聞元慶一字或只作君字非是號而音豪○額呼也書無辜額天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



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  
 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  
 而又何誅焉禮記父之讎不與其戴天又曰  
 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  
 苦挑干不仕弗與其天下也○唐順之  
 日十萬世不朽之談足為元慶洩憤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  
 非成於吏也是成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  
 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  
 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哉音驚  
 音幸驚音  
 傲○樓昉曰成于吏成于法且其議曰人必  
 等語刑判精詳真辨折得創

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較是惑於  
 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  
 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勝弱而已其  
 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謂人掌司  
 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成  
 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  
周禮見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地宜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办之道復讎不除害



公羊傳見定公四年注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又往一來日推亦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巳不得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兼其子一篇主意且夫不忌讎也始見於此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戢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剛矣錢穀曰以上論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聞道與元慶而深柳當時之議誅者落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甚有若落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

日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則桐葉封弟史佚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於劉向說苑云云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謝枋得曰七節轉換絕無雷同之弊李性學曰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壁之勢唐順之曰此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孫鑛曰老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



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小弱弟謂唐叔虞也事議題注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宣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中未聲此且周公以王之言是正理正論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使一人無從辨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

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殺王遂過也一常字浪切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太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從音聰逢謂逢迎也李性學曰觀其節節轉換辨難分明易見模樣弟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缺傾雪切與缺同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者小智貌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佚音逸史佚周史王時太史尹佚也詳



題注○茅坤曰結束有不盡意  
不指定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辯列子

漢志列子八篇姓列名禦寇或名周冠先於莊子故莊子稱之

其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一音號冲虛真經云虞集曰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而仲子厚為之辯析並有指歸可覽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

公特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

鄭繆公名蘭立於周襄王

二十三年則其生當在周莊惠王之際其去孔子生於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幾百餘年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

之如此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

史記鄭繆公

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

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

鄭殺其相駟子陽是事詳史記鄭世家

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稍武侯二年

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

宋悼公六年魯繆公十年

釐虛其切古文僖字○此皆據史記

年不知向言魯繆公時遂誤為鄭邪不然何

乖錯至如是

一字之誤乃爾校書者不可不慎也

其後張湛徒

知怪列子書言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



湛字處度東晉人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  
 光祿勳注列子  
 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但公紀渚  
 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放方往切但  
子作革莊子作棘消音省○夏棘字子棘湯  
大夫狙公好養猿猴者宋人紀姓消名為周  
宣王養闢雞者雖不槩於孔子道然其虛泊  
季咸神巫也  
 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  
 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  
 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  
 廢邪朱熹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  
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因

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其  
 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故柳子厚常稱之  
 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  
 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  
 異術也楊朱力命列子二篇名魏牟文侯子  
孔穿孔子之孫公孫龍弟子也見列  
子仲篇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子李暹注文子其傳曰文子姓華  
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走  
子錄其遺言為二十二篇云按劉向錄  
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又有徐  
靈府注與子厚所稱篇次皆合豈徐  
李有以析之歟顏師古以其與孔子  
金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托者然三



代之書既經嬴秦灰燼之後幸而在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高似孫曰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柳子厚為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齊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憂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其亦學之變也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考即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

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嘒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歛為取歟以成其書歟嘒音亮或作堯又初加切牙朱加切○嘒山高貌說文又八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周氏涉筆云文子一書誠如子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皆以其說入之氣脈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

論確

辯析明快，未一段稱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卒成於曾氏之徒，是千古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三，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歿，是書記曾子之歿，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歿，孔子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

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有所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日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歿，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樂正子春子思皆曾子弟子。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



徒也

下篇

童宗說曰堯曰首章之言從來揖遜征伐之說皆萃於此若非聖人諷道之餘其何以表見於後世者邪且孔安國疏謂此文為下明天道垂訓將來誠有得夫聖人之心柳子亦謂為聖人之大志其智足以知聖人亦不減安國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

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也言禪音擅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下之言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歎怨呼而已之德涸然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涸音此聖人之太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



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辨鬼谷子

史記蘇秦傳鬼谷子戰國時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生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隋志有鬼谷子二卷即以為蘇秦書唐志有樂臺注有尹知章注序又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押則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注今子厚又謂有元冀者為之指要未可知孰是續仙傳云鬼谷子即王訓得道為地仙此諛詞也○鬼谷子之書最出雖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闢闔張翁之機似出戰國人意表大要取易老短長語三書撥拾而成之後人所偽撰者也柳子厚以其

怪謬異甚詞而闢之甚得崇正本意鬼公武曰柳子厚論鬼谷子書如此而來鶴亦云鬼谷子皆狡入詭論繳許揣測儉滑之術備於章旨學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押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滴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欲知是書觀子厚之言畧盡矣張敦頤曰治異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橫孟子以妾婦處之荀卿以詐人待之衛瓘以亂國政責之愚謂子厚不足罪使無鬼谷子之學則朝縱暮橫孰從而師事之哉欲開先聖之道距縱橫之術者不可使鬼谷子之言指要矣以七十術長而出之無意援溺而反推波助瀾矣誤天下必甚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  
 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能非是漢時劉向班  
 固錄書無鬼谷子漢志鬼谷子不錄隋志鬼  
 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  
 學者宏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  
 後出上或無復出鬼谷子尤者晚乃益出七  
 三字非是鑿音戾葆音保  
 術怪謬異甚不可攷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阨  
 使人猖狂失守而易於陷墜阨音洽鬼谷  
 七術謂盛神法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  
 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繫鳥轉圓法猛獸相

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  
 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辯晏子春秋晏子齊嬰也嬰相景公

言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志或云  
 十一卷七卷始號晏子春秋崇文總  
 目則謂晏子八篇今以此書蓋後人  
 採掇其事為之則晏子更別自有書  
 也未知果否儒墨之辨不可不悉  
 昌黎乃謂辨生於夫學吾恐未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  
 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  
 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



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  
 若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  
 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  
 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  
 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  
 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九子春秋景公謂  
 晏子曰東海之中  
有水而赤其中  
 有棗華而不實  
 何也晏子對  
 曰昔者秦繆公  
 乘龍而理天下  
 以黃布裹蒸棗  
 棗至東海而捐  
 其在彼黃布故  
 水赤蒸棗故  
 華而不實又公  
 孫捷田開疆古  
 冶子事景公  
 勇而無禮晏子  
 言於公魏之  
 二桃曰三子計  
 功而食之公孫  
 捷曰吾持楯而  
 再搏乳虎可

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禦三軍者再可  
 以食桃古冶子曰吾當從君以濟河有二龍  
 銜石以入砥柱之流浴潛行於底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擊龜  
 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  
 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灰無  
 勇也皆反其桃契領而灰古冶子曰自劉向  
 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  
 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  
 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  
 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結大  
 有韓旋

辨尤倉子九音庚  
 子作庚桑楚楚名庚桑姓也



史記作元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  
 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  
 源振，元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  
 元，桑元倉，一也。唐藝文志則謂天寶  
 元年詔號元倉子為洞靈真君，求之  
 不獲。襄陽王士元取諸子文，義類者  
 補其亡。今此書其士元補之者，○元  
 倉子議論絕無佳者，其中多作古文  
 奇字，豈是鬼氏所謂內不足者，必假外  
 飾歟？子厚詆之，良是。但不知其為士  
 元所撰，亦可異也。周氏涉筆曰：庚桑  
 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  
 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  
 全未識庚桑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  
 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捕賊  
 廣，引侯叔，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  
 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  
 人，短淺者，無書不煩，子厚措擊也。惟

農道一書可  
 讀自合孤行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良累元桑子

皆空言無事實。良於鬼切，又鳥累切。累音壘。又力罪切。良累或作蠖，壘莊

子注云：山名，或在魯，或在梁州。○史記

莊子傳，按莊子，良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

子良累，今世有元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

益以庸言。篇首所載與莊蓋周所云者，尚不

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

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元倉子而，今之為術

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於世，不亦惑乎？元倉



何璩注

辯鵬冠子

西漢藝文志有鵬冠子一篇  
子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  
鵬羽為冠因自號焉唐志亦有鵬冠  
子三卷今其為書凡十九篇蓋論三  
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韓昌黎云其  
博選篇四稽又至之說當矣學問篇  
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下壺于  
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即此書也  
子厚所辨鵬冠子只世兵一篇耳然  
其餘亦可一槩見陳氏曰陸佃解今書  
十九篇韓史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  
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辨以盡鄙  
俚言自今攷之  
乏柄說為長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鵬

冠子

鵬音服。賈誼在長沙二十二年有鵬飛入  
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誼以  
長沙卑濕自恐年命不得長故為賦以  
自廣。鵬冠子世兵篇其詞正與賦相亂。余往  
來京師求鵬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  
讀之盡鄙淺言也惟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  
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鵬賦以文飾  
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是確論。太史公伯夷列  
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奪者成權  
不稱鵬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  
其書遷豈不見邪假令真有鵬冠子書亦必

市丁東漢卷第...



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邪曰不

類

類辭論云... 鵬賦... 充入... 者何以知其然... 邪曰不... 類... 類辭論云... 鵬賦... 充入... 者何以知其然... 邪曰不... 類... 類辭論云... 鵬賦... 充入... 者何以知其然... 邪曰不... 類...

### 唐柳河東集卷第五

###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紂戚也馬融王廟  
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又以  
為紂之庶兄未可知孰是但食采於箕  
故曰箕子紂始為象箸又為淫佚炮  
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  
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  
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  
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  
解衣披髮佯狂遂隱而鼓琴以自悲  
及武王既克殷乃訪問箕子為之陳  
洪範篇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  
示不臣也其文具周書洪範の似從



論語殷三仁一也論而於序以下一往更有深情黃震曰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之分輕重

凡太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  
三曰化及民難乃且切。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易內難而能正其志。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  
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慤慤焉謂下易詩書所載是也。  
紂之時太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  
言無所用書今天動威。進歿以併命誠仁矣無益  
吾祀故不為謂比。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

吾國故不忍與音預。謂微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

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

囚奴昏而無邪饋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明

夷正蒙難也賸音類。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四。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

易注夷傷也。取日。人。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

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彞倫而立

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

大法洪範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敘彞倫常道也。及封朝鮮推

遣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



為華化及民也

鮮音仙。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殺其民以禮義田

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入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沒者男沒入為其家奴

女子為婢欲自償者人又十萬雖免為俗猶羞之嫁取無所備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

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邁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按朝鮮東夷地

秦屬遼東外徼漢武帝定之置郡晉末陷入高麗洪武二年封為高麗王二十一年仍更名

朝鮮率是大道藜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藜狼紐切俗體也正作叢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于已歿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

稔而自遠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

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先生隱忍而為此其

有志於斯乎語極淋漓感慨故唐某年作廟

汲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為河嘉先生南衛輝府廟屬淇縣

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繁或

作係非是此以繫而為繫因繫而又作係也

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憲憲大人顯晦不渝

憲音顯。憲憲與盛貌渝變也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

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效非去



有懷故都時謂而伸卒為世模屈 音 易象是

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

志箕子大明宣昭崇祀式孚謂唐始立古闕

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此子厚在永州作一

府吳管陽唐道州江華也○張敬順

日唐書歸崇敬傳贊引此碑按論薛

伯高評十哲之科妄出後世而開元

之祀非夫子志是也失矣子厚於碑

反指為確論宋子京贊唐史灼見其

非追咎薛氏而子厚之失以供來者

愚請畢之夫顏淵以十人皆孔子門

高弟顯顯聞出者謂非盡其徒可乎

取其所長原以四科萬世而後知有

聖言昂更不敢擬議可謂後世之安

乎李瓊雖非名臣而請祀十哲列為

坐像務尊師重道是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何害其為夫子志乎嗟夫伯

高妄論之於前柳子溢美之於後微

景文之論則薛得為

賢守柳得為通儒矣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

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

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薛伯高名景晦按集

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此云

某年即元和九年也明年即元和十年也

志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

先師即禮所稱先庚三日後甲二三日也



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於庭周禮司  
 夫之服又祭羣小祀則玄冕如孤惕焉深惟夫子之  
 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選闕僻陋咸用  
 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鑄俎旂章粢稷布  
 列周天之下燎力照切鑄音尊周禮司烜  
 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  
 懸於門外日大燭於門內日庭燎設懸謂  
 也鳴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  
 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庫陋椽棟毀墜曾不及  
 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音庫

甲又音婢沃音握庫公蹙然不寧若罔獲  
 短也外說鬼神之類也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  
 水環以流有類官之制類與泮同衍廣夷  
 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類宮皆學名也是日樹表列位由禮攷室  
 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注立八  
 尺之表夏至則景五寸冬至則景丈二尺樹  
 也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逾年  
 而克有成儆即就切履也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  
 之位師儒之室立稟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  
 其子毋贏且不竭肄羊一至切毓與育同贏音  
 盈庫也肄習也周禮



圓圖、毓、州、木、周、語、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於、  
 是、乎、母、權、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於、是、  
 乎、有、子、權、而、行、重、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  
 曰、母、輕、日、子、權、稱、也、  
 懷、和、夏、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  
 聲、也、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論、本、統、父、  
 法、也、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  
 攝、攝、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夫、地、及、恐、蹶、  
 之、而、傾、跌、失、容、也、至、大、也、本、統、言、歷、聖、傳、道、  
 之、統、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  
 也、氏、之、子、其、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  
 殆、庶、幾、乎、時、非、盡、其、徒、也、謂、四、科、于、後、失、厥、所、謂、妄、異、  
 之、日、科、

科、弟、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  
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預配享  
 余、案、月、令、則、曰、釋、奠、於、先、聖、  
則曰、一本作、則由、一、本作、曰、祭、菜、然、則、國、子、入、學、以、蘋、蘩、告、誠、乃、立、夫、子、  
 先、師、國、之、故、也、  
則曰、禮、釋、奠、即、舍、菜、舍、菜、即、祀、其、師、以、不、敬、道、也、故、典、故、也、  
 像、配、以、顏、氏、遵、豆、既、嘉、笙、鏞、既、成、  
鐘、各、  
 九、年、八、月、丁、未、公、祭、於、新、廟、退、致、疑、義、合、以、燕、饗、  
 萬、民、翼、翼、觀、禮、識、古、  
九年、當、作、二十、年、以、長、曆、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一、月、丁、亥、既、祭、之、後、云、  
 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誓、助、教、某、學、生、某、等、  
 師、可、東、集、卷、五、



來告俗體也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

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

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

之闕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擬夫子之志

張有國之制先施彙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

移為闕里闕里孔子故居在兗州曲阜縣魯城內在周則魯侯

申能修類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

儒學史有其贊魯僖公名申詩魯頌泮水美僖公也漢書文翁為蜀郡太守

守及諸郡縣小吏起學官設官使弟子授業遂變鄉魯之風天下並立學今公

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難侔于蜀蓋銘茲

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

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蒞于道師儒

咸會嘉有攸告振音真。詩注。吉日丁亥獻

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

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

同咸忻以歆息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

歆音昫昫其原既夷且大  
昫音均勻一音。詩

希



田也。渙渙其流，實環于外。詩：溱與洧，方渙田也。渙，分渙渙水，流貌。  
 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會。  
 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伊位，或作位，非是。  
 新宮既成，崇報孔罔，于古有經。  
 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  
 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冷體，莫不充盈，歸懽于心。  
 父子弟兄，千或作于，聽平聲。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疚，音究。  
 公斯攷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感，一作咸。公

錫于天，眉壽來加。詩：天錫公純嘏。公賚于王，休命是荷。荷，音何。  
 師于辟雍，太邦以和，侑酌申申，王道式訛。醕，音胤。漢賈山傳：養三老而醕，醕者少少飲酒，食已而蕩，口也。此言景晦將入為天子三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信意云。  
 諸儒作詩，息繼頴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此子厚刺柳州時作。○子厚碑，碑銘誌已遠，不逮昌黎試以昌黎處州，孔子廟碑較之可見。  
 惟柳州古

碑銘誌已遠，不逮昌黎試以昌黎處州，孔子廟碑較之可見。



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

柔秦漢之勇不能威椎音提髻音計○柳州在嶺南今屬廣西

古百粵地故云南夷漢書李陵傳胡服椎髻注結讀為髻一髻之髻其形如椎書鳥夷卉

服注卉草也絲葛之屬柔安也書柔遠能通至于有國始循法度

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

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

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

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事一作土旋音

僻唯以水切○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元和

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

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是歲七月子丁

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竟施乃合初亞終獻

三官衣布泊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

完舊益新以語齋必有明衣布注十月乙丑王

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

日之吉度告于靈曰咎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

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

教始行至于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



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

後闕○茅埔曰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

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設教而天下服追

息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局敢不虔居而

無陋罔貳管言謂子欲居陳嚴祀永永是

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禮祭義祭之日君牽

注○鼎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

并序○終南山自中脩東有終南山潘岳關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今在

陝西西安府城西文具與麗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稽人焦勞嘉穀用

虞皇帝使中謁春禱于終南山漢表謁者掌

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閣人為申命京兆尹韓

府君祇飾祀事張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

有加飾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臯

裴均虔承聖謨創制祠宇蓋音併屋音室

乃徵士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

西安府裴均字君齊



會祠下斬板榦榦音幹礎陶礎音楚瓊音楚築垣墉音楚恢音楚度音楚  
 舊制立三音楚筵六音楚籓音楚盧紅音楚礎音楚音楚瓊音楚  
 徒洛切○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礎楹石  
 也說文榦籓似籓者爾雅籓籓謂之礎詩中  
 堂有籓六三筵六言其尋既興功玄雲觸石  
 廟宇高三尋廣六尋也尋既興功玄雲觸石  
 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  
 靈人心歎而致和嘉氣充溢林路布墊於是  
 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青艾墊夫版尹音楚  
 毫版尹版尹音楚僉曰蓋聞各山之列天下也其  
 版之尹長音楚有能音楚方城產財用興雲雨致于祭法音楚宣在音楚

祀典奠安也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  
 於褒斜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  
 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  
 室華去聲○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方石城沂  
 漢上七里今在漢中隴首隴山也今在隴  
 四百七十里今在漢中隴首隴山也今在隴  
 州商顏商山之顏顏猶額也出前漢溝洫志  
 今在商州太華自西嶽在華陰戎西戎關潼關也  
 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琳琅玕夏書載焉經堂條枝秦風  
 詠焉或作祀堂皆非是枝詩本作梅○禹貢  
 終南停物至于身鼠厥貢惟球琳琅玕玉  
 名琅玕石而似珠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



山，山，楸也。又終南何有，有氣有堂，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氣為穰，易沴為和，厥功章明。室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宜其烈也。沴，陰陽氣相亂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黍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除。爾雅：「儲，說文：儲也。」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

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禋祈祭粢，粢有準程。祭，音詠。粢，音于。祭，祭名。周禮：「祭門祭用，甄齊粢。」顧惟終南，祠位痺陋，不稱顯名。痺，音甲。又音婢。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黍盛。盛，音成。左傳：「冬無愆陽。」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鎬，下老切。詩：「宅是鎬京。」武王所都，其地在長安西，上林苑中。擁其嘉



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  
 神位密清奕奕奕奕美也詩新廟奕奕奕奕斯所作後祀承則繫心  
 勤禮導暢純精邑吏膏夫鮐背鯢齒願垂表  
 經鮐音臺鯢音倪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  
 世飛聲此詞用秦碑體

太白山祠堂碑

府郿縣上有靈湫禱雨輒應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  
 雪之積未嘗已也雍州謂秦地

統志關中諸山莫高於此其人以為神故歲水  
 太白積雪六月不消旱則禱之寒暑垂候則禱之癘疾崇降則禱  
 之咸若有答焉者鬼災曰癘崇亦神禍也貞元十二年  
 孟秋旱甚皇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  
 山又詔京兆尹定飾祠廟遂下令于旬邑韓阜蓋屋屬京邑令裴均臨事有恪葉去秋  
 恒閑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  
 黍稷用豐焚夫謹謹欽聖信神願垂頌聲刻  
 在金石文曰

在金石文曰



碑陰文韓阜裴均蓋有勞於二祠者也故于厚又作于勳于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阜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尹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蒞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力到切乃刻茲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人博愛之道洽于鰥寡廉毅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

於強禦鰥寡切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晉久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傳館切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定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涪源二妃廟碑永州縣四涪源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二

妃即舜妃娥皇女英事見韓昌黎黃陵廟碑紀之甚詳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

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

告于州刺史中丞清河崔公能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

能唐史有傳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與工發

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破羸羨均節委積委積

咸執牘事至于祠下說文牘書版事所以書楚謂之事吳謂之不事

于水涯迺梓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

而威度徒洛切填音植。上游字見漢書十

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

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威極其會

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金剛彌成授

受內若器瞽上承輝亮克艱以父德固不至

川古有常與歐被戾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

以奸六刑歐被音區非奸音有翼其恭有苾

非河東集卷第三

帝既禁妖神亦不返史記

帝位二十九年前巡狩崩於蒼梧之食于茲

聖妃從舜不及道歿於沅湘之間

又音義若順也帝既禁妖神亦不返史記

書瞽子父頑母嚚帝既禁妖神亦不返史記

非河東集卷第三



其馨必薄必切音也沉牲爰告即石是銘周禮以狸沉祭山林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神位湘澣

為切汭汭雋稱切澣音虎○青蒼降二女于媯汭媯水之汭也史記堯妻舜二女以觀其德

舜劬下二女於媯汭媯汭舜所居媯水之汭澣亦水涯也

厥宇碩也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醜椒

馨爰精胤于萬年期保伊祐牲音全醜拍通

肆精先呂切○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毛之取純毛也說文牛純色曰騂謂破也周官宗伯以醜辜祭時一日物注牲胸也醜而磔之詩有椒斯馨精祭神

米也潛火燔孽于融風神用播遷時因克

也他昆切○說文燔風而火盛貌左傳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東北風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

餘以就爾功也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

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閒左右率從神樂來

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

言玉以對嘉祉作主南風濟濟湘水如舞請

子無謹神聽鐘鼓說文涓露貌豐其交

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

按史云饒娥字曼姬饒州樂平人父名勳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聞其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今魏仲允碑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饒娥事甚卓異而文未稱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渙鄱水鄱湖波切饒州今為府

嘗出游治絲葛供女事循整鄉間敬式靖一作靜

遂以溺歿求屍不得卒七娥聞父歿走哭水

屬江西鄱江在府城南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

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歿明日屍出

覆篋蠶蛟浮歿萬數塞川下流時娥年十四

為神奇怨音寬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

水西橫道墓今在樂平縣東相灘追思不足相與作

石以詒後世詒一作詒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

懿念貞好靖不游纖葛締紵克供以修纖思廉切

紵丑知切直呂切 蒸蒸在家其父世渙飲酒不節歿



乎風濤又一作作於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自

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號平聲

姐龜鬻鼯鼯有蛟洎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

見怪異形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

女色憂傷槐罷誅劉向列女傳齊傷槐行

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婦懼先造

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以六畜傷人民

不為禁艸傷禾苗今吾君以槐故殺婦父鄰

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

日朝言於公景公即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

因稍姬完父操棹爰謳謳鳥侯切亦音區○

稍河津者女稍簡子南擊楚至河津吏醉臥

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

父聞主君且來恐風波醒而殺之簡子渡用楫者少一人願備父

以爲肉刑不施漢美淳于史記漢文帝十三年

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祭上書天子悲憐其烈

烈李娥水灰上虞邯鄲淳曹娥碑娥上虞曹

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區君逆濤而上

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時年十四號慕思軒

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成經娥之至

又日抱父灰屍出度尚設祭誄之



德實與為儔，恒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過者下車。當道即謂橫道上也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

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并序。南府君

人祿山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遣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霽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等同被害。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云。南公固是偉人，子厚乃以此靡靡之文屬之，幾無生氣。黃震

日一旬一事，始終屬對，全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作。然近世晦翁嘗以年友之，乃其晚年所作，殆自隱以從俗邪。陳仁錫曰：此篇似模燕許在柳文中，中又是一格，而峭鬱之意自見。

急病讓夷義之先

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居官當事不避難夷。

平圖國忘成貞之大

左傳：趙孟稱叔孫豹曰：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

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

賈音古。恩加而

感則報施之常道

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絕凶威，銘于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

也。睢息遺切。唐睢陽宋州今為河南歸德府。時惟南公天與拳



勇神資機智詩無拳無勇藝窮百中豪出千

人中法聲○史記養由基去楊葉百步內射

之發無不遇興詞鬱老肩之都尉漢武故事

不應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

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

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

臣已去是以二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

稽都數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居定切○史

記上以李廣數奇注奇隻不耦也又廣為天

人長猿臂善射亦天性也注臂如猿通肩天

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華音天旋虧斗極

之位地叱積狐狸之穴叱音起○親賢在庭

子駿陳謨以佐命劉歆字子駿為王元老用

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嘗與東

衆推衍為師衍辭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惟

勤執衍等問以晉故衍因勸勒稱尊號

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許

謀大同許句于切○許大也又誓鳩武旅以

遏橫潰潰音會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脫

為旗左袒而一呼皆至漢書太尉以一節入

為劉柱厲不知而歿難列子柱厲叔事苜菽

居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歿之日以狼曠見黜

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而奔師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  
 萊駒失戈狼躡取戈斬囚遂以為右箕之役  
 先軫黜之狼躡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  
 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  
 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疆賊謂  
 囚張通恪陷宋曹等州張公巡率兵入守而  
 哭玄元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也  
 百雉齊固百雉城也城高三丈皆為雉謂賊攻  
 灌油以焚賊初據雍丘謂非要害至德不載  
 不致敢向也冷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謂單父尉賈贛合  
 兵擊宋州張通恪走襄邑為頓丘令所殺賈  
 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將保江淮之臣庶  
 有眾二千也雍丘隸汴州

通南北之秦復周禮諸臣之復謂奏事于王  
 渡江淮沮遏其勢天下拔我義類扼於睢陽  
 之不亾其誰之功也尹子奇寇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巡巡將  
 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陵載正月賊將  
 引兵入睢陽前後捕斬要遞凶氣連沮此謂  
 睢陽隸宋州前後捕斬要遞凶氣連沮巡至  
 睢陽與許遠合雲戰寧陵北斬漢兵已絕  
 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于汴也  
 守疏勒而彌堅疏音疎後漢班超在疎勒  
 無援史十虜騎雖彊頓肝貽而不進音  
 胎音怡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  
 主攻肝貽輔國將軍臧質堅守魏人殺傷萬  
 計刀與城平三旬賊徒乃奔疾於我悉眾合  
 不拔魏主退走



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為高雲

荆王曰宋必不可得請於公輸般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

采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志益專於三版

子九却之遂較不攻宋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

國引汾水灌其城不沉者偏陽縣

布之勁襄十年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主人

縣而秦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汧城鑿穴之

奇田單穴城火牛也息意牽羊羞鄭師

之大臨臨去聲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注臨歟哭甘心易子鄙

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十五年楚子圍宋宋人

壯起之日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敵邑易子而

食折骸以糶雖城下之盟有以國難不能

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

盡之疲人敲無已之彊寇公乃躍馬潰圍馳

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

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

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呼好

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較八

月巡令震雲將十騎犯圍而出告急臨淮

進明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泣且語曰雖



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  
 咽因啞齒落一指以示進明今按舊史云請  
 嚙一指指狼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  
 云請置一指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斬  
 一指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此所載又有噉此  
 足矣之文其不同如此溫公皮異從舊傳遂  
 勸哭而返即成孤城而霽雲遂自臨淮還繼城  
 至勸哭晉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賦情武臣切  
 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  
 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庾信哀江南賦曰申包  
 胥之頓地身離楚楚徒傷帶劍之辭楚辭九  
 碎之以首身離楚楚徒傷帶劍之辭楚辭九  
 劍兮拔秦弓首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  
 雖離兮心不怨賊將以刀脇巡巡不降又降  
 等皆為賊所執賊將以刀脇巡巡不降又降  
 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入焉兒死取不可

為義不屈霽雲笑曰將欲有為也公知我者  
 敢不效亦不降乃與姚萇等遇害惟遠執送  
 洛陽無傳燹之歎息後漢傅燹字南容為漢陽  
 鄉里燹慨然嘆曰吾行何事之吾必  
 於此遂磨左右進兵臨陣戰沒有周苻之  
 慷慨漢書高祖使周苻守滎陽楚下聞義能  
 徙果其初心語見論烈士抗詞痛滅洪之同日  
 後漢滅洪字子原袁紹執洪殺之洪邑人陳  
 容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專誅忠  
 豈合天意又曰今日空與賊同日死不如  
 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  
 一日戮直臣致憤愴蔡恭於累旬劉璠梁典  
 監二年魏兵圍義陽司州刺史蔡道恭禦之  
 相持百餘日道恭疾卒詔使郢州刺史曹景



宗救援景宗廟兵不進義陽遂陷御史中丞  
任昉彈劾景宗累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存朝充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大都  
督定功為弟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雖陽  
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士田墓  
刻鮑信之形信或作助非是魏志初平二  
年鮑信擊黃巾于壽張力戰  
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陵圖龐德之狀  
魏志龐德字令明與關羽戰為羽所得羽謂  
日不降何為德罵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  
將也為羽所殺于禁等七軍皆沒孫權稱藩  
遣禁還魏帝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  
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納官其子見句  
降伏之狀禁見慙志發病薨

踐之心被語勾踐棲於會稽乃令於三軍曰  
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官  
仕也仕其子而教羽林字孤知李武之志漢  
之廩以食之也  
官表武帝時從軍歿事者之子養羽林舉門  
官殺以又兵號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  
**關於周典**周禮司門職云凡財物犯禁者舉  
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或政之老與其孤財  
之父母也孤子也又遺人云掌門關之委積  
以養徵印綬於漢儀漢時印佩非若今之金  
孤老  
居是官則佩是印羅  
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吏銀艾銀印銀艾  
印綬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進  
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一之組是也漢世功臣  
歿後多賜印綬王猷以允寵錫斯備於戲雕  
焉見孔氏雜說

柳河東集卷第五

二十三



陽之事不惟以能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  
 奇以恥敵立僅以怒寇非是列子刺答曰  
 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心上奇  
 不侵犯之而辱我以腐鼠不報無以立僅於  
 天下僅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  
 勇也  
 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  
 陷之辰為克敵之日十月癸丑睡陽城陷庚  
 申安慶緒奔河北壬戌  
 克東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  
 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妙論從無人道破公諱霽雲字  
 某范陽人六子曰承嗣七歲為發州別駕賜

緋與袋歷施浩二州服忠息季無替負荷浩音  
 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右假辭紀  
 美斷音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  
 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歿其  
 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  
 所以奮百代而聲中祀者矣其志不亦室乎  
 數語似見南公生平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息  
 鄉之夢儻來後漢温序字次子為西羌校尉  
 執欲降之序不從伏劍而歿武命送喪到  
 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

柳河東集卷第五



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奔官上書麒麟閣

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坐焉

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宣帝以稍充國有功德與霍光張安世韓增魏

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等

十人圖畫形貌于麒麟閣至成帝時西羌嘗

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適名黃門

侍郎揚雄即補充國圖畫其容貌而頌之銘

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

漢寵外事周崇政岐上註烈烈南公忠出

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

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踊躍

不定封大也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屹彼睢陽制其要

領屹魚乙切要一遙切○屹山高貌漢張鷟

要領故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在穴

中偵偵丑正切又猪孟切○衝謂衝城車詩

半虹置精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

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穴中

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柱置

上卒盡燒燬偵伺也視也鈴馬非艱折骸

猶競鈴馬通用○宣公十一年公羊浩浩烈

士不聞濟師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



兵食繼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  
 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  
 可碎堅貞不虧解亦見前序寇力東盡兇威西慙  
 孤城既拔渠魁受戮慙女六切○慙慙也渠魁謂安慶緒雷霆  
 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  
 湖羣生成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躅躅厨天子切  
 震洎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  
 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頤  
 黍稷伊豐虔虔季嗣望慕無窮碑河漸萬

古英風 大曆丁巳年四月以南霽雲子為欽  
 州別駕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  
 旌忠烈乙後



唐柳河東集卷第六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鑿禪師碑

能也祖惠

盧氏新州人化于新州國恩寺憲宗  
時賜謚大鑿塔曰元和靈照子厚在  
柳州時作昌黎學業正大絕無異  
端外說之文縱有之亦只論以吾道  
文章人品子厚俱不及遠甚矣乃蘇  
子瞻謂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  
南嶽諸碑絕妙古今此亦崇佛氏之  
誤也邵伯溫曰東坡於古人但寫淵  
明子美太白退之子厚之詩為南華  
寫子厚六祖大鑿禪師碑南華又欲



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元和八年十一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為

嶺南節度使以佛氏弟六祖未有稱號疏聞

于上詔諡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

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節度

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

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幢傳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

又感悼涕慕如師始愚民依佛其痴狀可觀因言曰

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垂

淫流莫克返于初詩蒲昧切又音勃○詩亂也孔子無大

位沒以餘言持世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

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

靜者禮記人生而性也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

之空術益顯摩當作磨莫卧切○後魏大和

得禪師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

相付授達摩賚衣鉢浮海而來至梁詣武帝

帝問以有為之事曰朕造寺寫經僧不可勝紀有功德達摩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

小果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不悅乃之魏六傳

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為初祖



至大鑒達摩以其法傳慧可是為三祖惠可信傳忍是為三祖大鑒始以能勞苦服役忍傳惠能是為六祖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授信具高僧傳能初見忍師忍試之曰汝從何來對曰嶺表來參禮惟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願竭心力抱石而春供衆而已既和其偈忍遂以衣鉢寄托曰小子道隱南海上人無聞知識之信具衣鉢也

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度徒洛切遇忍師嘗往韶州遇劉志畧有勸于寶林古寺修道自謂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遂去後十六年居曹溪曹溪亦韶州地名一統志云在府城東南

時有天竺國僧自西來汎船曹溪口聞異香日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云百七十年後當遇無上法師在此為人師會學去演法今六祖南華寺是也

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高僧傳武帝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續遣中官薛簡大鑒去世百有六年往詔復謝病不起天二年癸丑卒至元和十一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三年戊戌為一百六十六年



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  
 謚豐佐咨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  
 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為安南都護由海  
 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船聽命咸被公德  
 身毒史記上音捐下音篤前漢下音篤一各  
 天篤浮圖胡是也又西南夷傳注即天竺亦  
 日捐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音道又音毒  
 篤音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蒞南  
 海按韓昌黎祭馬總文云于永于虔始執郡  
 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交州即安南都護府  
 番禺則南海郡廣州也與公此碑合而唐史  
 乃二自安南都護遷桂管經畧觀察使誤  
 矣東坡曰以碑攷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

管也可以正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  
 唐史之談說文噩譁訟也允克光于有仁  
 噩逆各切噩當為驚愕之愕  
 昭列大鑒莫如公宐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  
 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說  
 乾上出也乾勞動專默終揖于溪抱其信器  
 乾不息之貌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履合  
 行海之陰揖一本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履合  
 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涼惟遣之喪生而性  
 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軼徒結切  
 說文軼



車相出也匪也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鑒咸獲于  
 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  
 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入逍遙穢  
 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  
 書既復大行乃誅復秦復也注見前卷睢陽廟碑誅累前人之功德而  
 也述之先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  
 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  
 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  
 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尚碑

子厚貞元十八年為藍田尉照歿於七月

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按南嶽即衡山也在今湖廣衡州府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嶽  
 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  
 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度徒洛切  
 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  
 食土泥茹艸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  
 幽都來求厥道或植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



薪樵以為僕役而媒之乃公也

樵音酉媒音薛詩薪之

樵之樵積木燎之也說文媒嬖也

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

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

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

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

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

之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施去聲公始學成

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恐公皆

有遺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授公以衡

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姓周黃梅

人與四祖道信益住東山寺故謂東山法

照智詵皆學於恐惟唐公真公及衡山承遠

未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禪安樂國

○金陵語錄定有出定入定之意非若士無

所不定慧者見微而已不若止觀無所不見

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

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

公為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

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葬于寺之南岡刻石

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廻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  
 谷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  
 融聖神，無跡示，致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  
 立誠，教其中作教，服庇州木，蔽穹隆，仰攀俯  
 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  
 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  
 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  
 師公化，滋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  
音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其蹤，  
宮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此子厚爲永州司馬時作

按岳州今爲府屬湖廣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  
 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  
 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  
 其原無初，其胃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  
 無姓邪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  
 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  
 之壙，惠爲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



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歟  
 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  
 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菩薩桑葛切讀法華經  
 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  
 嘗作般比未切若而也切嗚呼佛道逾遠  
 異端競起惟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  
 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昔佛滅  
 度後十有三世至龍樹始用文字廣弟一義  
 諦嗣其學者號法性宗元魏高齊間有釋慧  
 文默而識之授南嶽思大師由是有三觀之  
 學泊智者大前蔚然興於天台而其教益大

生物流動嚮向渾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歸  
 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  
 道或譏以有跡曰吾味嘗行始居房州龍興  
 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闡  
 春五十祀徙居一作徙于楞音稜伽音施闡音施闡音本切與楞同和尚凡  
 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  
 師居南陽立山堊岳州南陽鄧州就受戒有曰道  
 穎師居荊州弟子之皆曰懷遠師居長沙安  
 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



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  
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  
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  
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  
民惟新門論情動生變物由渾淪爰授樂國  
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  
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歿偕寂法付後學施之

無數數益切莖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銘刻  
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  
吾不動矣弘農場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  
焉大曆四年八月以道州刺史楊炎同平章事以為室居京師強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往明年楊去  
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建中二年十一月炎自左僕射  
貶崖州司馬參軍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



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  
 族受我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  
 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  
 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弘農楊公  
 某楊憑也元和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  
 四年為京兆尹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  
 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  
 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  
 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  
 數數上聲○刺史李某一本弘農公自餘杭  
二云李位子厚集有二位墓誌

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僕來和揚想心元  
為江西觀察使一以賊罪貶臨賀尉  
尉一俄自臨賀尉徙杭州長史  
 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使余為碑既

龍安海禪師碑子厚在永州時作○碑  
雖稱南北異宗而龍安  
會之然據其安禪通明  
論數語亦只淺淺者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  
 僅二千歲佛地論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  
能開覺有情一如睡夢覺故名佛  
姓釋迦號牟尼佛生天竺國在大月氏東南  
以地理攷之安南者嶺南之極邊也而天竺  
之道自此而通安西者隴右之極邊也而西  
域之道自此而入則其道里之遠可知矣法



顯記佛生於股未道成於周初或云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在世化後四十九年後於拘尸那城婆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年七十九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器昏放于淫荒空愚一作空空夫空空之意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魚中切師之言曰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迦居子切葉書涉切○迦葉釋迦本者達摩弟子一名飲光稱尊者師子亦稱尊者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見前

為能神秀姓李氏絳州尉氏人隋末出家為僧後遇廝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咸亨元年弘忍卒秀乃往荊州居當陽山則天開其名追封都秀同學僧惠能即六祖也往韶州寶林寺天下乃散傳其道謂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為北宗能為南宗南北相訾反戾鬪狠其道遂隱狠下切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恩胡田切○摩訶摩耶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比丘一日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一日龍樹於是北學於善說法要滅邪見憚然正法炬

神河東集卷第六



惠隱南求於馬素高僧傳釋玄素字道清俗姓馬氏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號為馬祖或成融其異以路乎中垂離而愈同空澗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甌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而負大木礮密石以益其居又為

龍安寺焉龔音尚書裴公某貞元二十一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  
裴貴為湖南觀察使十七年徙江西李公某八年十一月以禮部侍郎呂渭為  
十一月徙江西侍郎呂公某以禮部侍郎呂渭為  
楊公某十一年九月以本常少卿楊惠為湖南御史中丞房公某房公某味詳  
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  
一為僧五十三碁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  
其弟子玄覺洎懷宣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  
余為碑千鳥集有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  
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



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  
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  
師西明寺又居岫嶽山終龍安寺墓其原岫嶽  
本拘縷二音岫又音古后切嶽方后切  
岫嶽山在衡州府城北有禹碑在其處銘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  
隱乎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徒聽誣言空有  
互鬪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  
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

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  
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逝邪匪追至邪  
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  
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嗚呼句一作  
動言事為



